

工作坊：本地化和實踐：「協商」的過程

Peter McIsaac, S.J. 著

廖潔珊譯

在專題討論小組報告的引言中，我曾提及「協商」的過程，它影響在牙買加所創建的一個獨特的基督信仰文化模式。¹ 這過程有很多特點，我相信在這工作坊上討論，必然會得益不少。

1. 「協商」不等同於「文化並列」

伴隨歐洲和非洲兩個世界在牙買加這片奴隸殖民土地上的交往而來的，是種種殘酷的暴力和征服，與此同時，亦衍生出機會讓一個與眾不同的牙買加身份出現。這個身份（我曾提議以「文化延續體」來標記它）不僅僅是擠身國際，與不同世界並列，也涉及新的事實的形成。當牙買加歷史性地與其他文化交流時，其幅度的大小，均影響着這新事實經歷不同的轉變。如此，傳統的歐洲基督信仰文化有其清楚可識別的元素，同樣，非洲也有其特有的元素，可透過尋根得悉。以下 Michel De Certeau 一個有關殖民地人民的大體意見，無疑可適當地應用到牙買加來：

（殖民地的人民）通常會讓強加於他們的宗教禮儀、代表和法律都有某些的改變，總不同於征服者原本心中的所想；他們不以抵制或修改的方式來推翻它們，相反，他們加以運用與整個制度格格不入的相關目標和參考資料，他們沒有選擇的空間，只能接受。在殖民地化之

¹ Austin-Broos, Diane J. *Jamaica Genesi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ral Order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97) 多處。

中，他們是他者，表面上是相似的。他們對佔優的社會秩序的利用，反會轉移其勢力。他們缺乏方法作出挑戰，他們選擇逃避，卻不曾離棄。²

基督信仰傳入牙買加，原先是霸權社會結構的一部分，非洲奴隸對這是十分陌生的。很大程度上教會（最先是西班牙的天主教教會，之後是英國的聖公會）代表並使社會種族關係上的等級制度持續。這制度沒有流動性，消除種族差別待遇亦不可能。早期，英國浸禮宗的福傳工作是最成功的。在二十世紀初葉，五旬節派亦能吸引到相當多的人皈依（在英國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時期）。

看來，英國浸禮宗的基督徒似乎並不是非洲世襲奴隸的「對話伙伴」。我在專題討論小組報告中曾經提到，兩個現有文化在宇宙論和本體論的內容上都有明顯分歧。但最重要的，是在非洲傳統宗教中所提到的幸福論調的特徵，和它所強調對禮儀的激情，與英國浸禮宗所持的道德理性主義格格不入。不過，在一定程度上，浸禮宗傳教士亦為皈依克服社會上的障礙，他們允許對話有過程和「協商」。

二十世紀末，五旬節派佔了優勢，有些富動態的「協商」是很容易給識別的。最重要的是過程，上文引述 Michel De Certeau 的意見中已間接提到，那就是變更原來的意思。以掌握霸權的宗教機關所制定的標記、禮儀行動和法規來轉變原先的意思。非洲源頭中較古老的成份和「復興運動」（Revivalism）適合，並融入到美國五旬節教會傳統，它更逐步形成了獨特的牙買加模式。這過程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變更較古老的領洗禮儀行動和其意義，

²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當中尤其顯著的一處是藉浸禮反覆領洗，它與非洲較古老的潔淨和治癒儀式很類似。

很明顯，此舉讓不妥協的知識分子變得緊張，甚至反駁；如此，「目標」的外人看來好像融入到一套新創造的神學意思和禮儀行動中。舉例，在這些教會裏，為提倡嚴守道德紀律，於是禁止在日常生活中有音樂和舞蹈，但在禮儀的儀式中卻沒有同時被禁絕，此舉讓熱衷靈修有機會出現。在另一邊箱的發源地，美國背景，音樂和動作仍舊在禮儀實踐中被禁止。

2. 協商作為實踐

哲學家維根斯坦曾說意義來自實踐的邏輯。³（格爾茲在人類學的範疇也有相似的意見。）在創造新的牙買加模式的基督教信仰時，所有發展之所以可能，與其說是由於有明確的策略，倒不如說是實踐時替換過一些意思的結果。簡單地，標記藉着天天運用的過程，而得到新的意義。

在牙買加的情況，是新成員皈依的「成功」需要調適，而調適依賴禮儀實踐的表現形式，這些表現形式容易產生各種各樣的意思。我在專題討論小組報告中提過，這種「協商」指出我們能有兩類思想意識，分別是「詳盡的交談」和「生活的經驗」。⁴

在二十世紀初期，拉斯特法里派教義的源起和發展代表着一種對話，所講述的關於統治很清楚；因此，在這情況下，就被一套計劃和準備選擇其他的社會事實的信仰體系挑戰。在此期間與

³ Wittgenstein, Ludwig.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xford: Blackwell, 1968). Cf.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⁴ Comaroff, Jean.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1985).

美國的新交流，讓人認識到非洲人的困境，在解放運動中得到少許的改變。作為宗教信仰活動而誕生的拉斯特法里派教義，很明顯帶有政治色彩。他們認為天主（Jah）的意願是非洲能統一和她在全球舞台上（政治上和經濟上）有平等的地位。這意願將藉默西亞 — 埃塞俄比亞國皇海爾·塞拉西 — 的帶領而實現。因為當中有與基督信仰相似的成份（諸如救贖的主題、默西亞成份等等），正教會拒絕成為霸權結構中的其中一份子。

與拉斯特法里派教義的「詳盡的交談」相反的，是「生活的經驗」的思想意識。這正好說的是牙買加基督教五旬節教會。在這裏，社會上霸權結構的高壓強成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一直沒有絲毫的改變。上文 de Certeau 說到「他們對佔優的社會秩序的利用，反會轉移其勢力……他們選擇逃避，卻不會離棄。」與制度協商是要透過每天運用到有象徵意義的媒體，當中只有一小部份是依靠清晰的反省，甚至可能只是無意中得來的。

3. 羅馬天主教和當代在牙買加的「對話」

一般都以為信仰本地化和宗教交談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關係」在概念上的確認過程，或者是在文化層面上作出類比。在牙買加的例子中，一些不可缺少的人類學元素在過程中十分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富創造力的明辨或對基本部份的解釋，這在人民之中亦得到共鳴。相對於在非崇拜中的實踐，成效更為顯著。就這一點而言，神操明辨較理智分析或神學解說都更為有效。

基於我在開幕專題討論小組報告中所闡述及上面的反省，我們對羅馬天主教會在牙買加為要為福傳建立策略和牧民職責，在

對話中運用了錯縱複雜的形式，表示稱許。在此，我識別出三個對話：

a) 合一的對話：五旬節教會的新教教義

關於與以五旬節派為首的基督新教對話，和關於羅馬天主教會要為更多的本地化工作付出能力的考慮，是極為相似的，尤其在它的禮儀。在一定程度上，基督宗教藉着與英國浸禮宗和較後期的美國五旬節教會協商的過程（在實踐的層面上），建立了獨一無二的特色和禮儀崇拜類型來。某些為讓福傳策略成功的重要元素的施行，為在「日常運用」層面運作的「生活的經驗的對話」亦極之重要。我會在以後的工作坊中再探討這些元素，包括福傳式的講道、介紹在禮儀中個人證道的「場所」、耳熟能詳的節拍和「常備」詩歌的運用，以及聚焦在解放的主題上（與舊約聖經一致強調的）。

禮儀的調適先於神學性和概念性的對話。此時，羅馬天主教會仍然是邊緣教會，在某大程度上代表着一小撮人，他們與社會種族上的領導層關係密切。一個為禮儀的調適和後來神學交談有實用價值的策略，便是廣泛運用神操。神操不但為與「前語言」的基督的相遇準備富創造力和象徵意義的範疇，也同時為有「感召力的」和有情感的群體提供機會，它們存在於不同的基督宗教信仰對話伙伴中。

b) 文化與文化之間對話：非宗派的貧窮人

近年，很清楚的，羅馬天主教會有三個確定無疑的「團體」構成它的成員，它們分別是一群「傳統」的天主教徒，他們屬於特權階級中的一小撮；一群「貧農」，他們熟悉，甚至在某程度

上紮根於復興教會（Revival Church）的傳統；最後是一群城市中的貧窮人，他們的「文化」較贊同基督信仰中的五旬節派，而他們一般都沒有與任何宗派有緊密接觸。很明顯的，最重要的禮儀調適的發展就在這一群人中出現。除禮儀調適外，福傳原動力的特性同樣是重要的考慮——長久「臨在」和居住在城市中的貧窮人（在極端貧窮和暴力的情況裏）當中，是有效的福傳和真正本地化所需要的前導。團結關懷在這對話中是重要的表現形式，我在之後的工作坊會繼續發揮。

c) 信仰與信仰之間對話：拉斯特法里派教義

我先前提到，以牙買加土產宗教運動出現的拉斯特法里派教義，是對歷史上非洲人民所受的困厄的覺醒的回應。這「詳盡的交談的思想意識」有效地拒絕了霸權式的不公義。隨之而來的是主流基督教會都會受惠。看來是，少了神學上的對話，卻在社會公義的職務上共同合作。藉着保存牙買加的獨特文化，深化了平等和公義的觀念。

討論問題

當我們聯想到利瑪竇與中國人之間的對話，我們不難發覺是一個很顯明成功的調適/本地化。

- 如何解釋它依循着一個「含蓄的協商」過程？
- 如何解釋這過程是在實踐的層面上靈修明辨的成果？
- 為利瑪竇而言，他較重視理性知識，抑或神學過程？
- 利瑪竇運用了那些對話的關鍵元素？